



THE HAWKE MEMOIRS

霍克自传

贵州人民出版社

THE HAWKE MEMOIRS



[澳大利亚] 鲍勃·霍克 著

# 霍克自传

张晓立 朱立群 殷 罡 童 新 译  
左 玉 唐 洁 王 何 宫少朋  
宫少朋 左 玉 校

贵州人民出版社

Published 1994 by William Heinemann Australia

本书英文第一版由 William Heinemann Australia 公司 1994 年澳大利亚出版。中文版根据以上版本译出。

责任编辑：杨建国

封面设计：张世申

技术设计：夏顺利

## 霍克自传

[澳大利亚] 鲍勃·霍克

---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政编码 550001)

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 印张 4 插页 460 千字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

ISBN 7-221-04481-3/K·384 定价：22.50 元

## 致 谢

“最好的人失去一切信念，而最坏的人则无比狂热。”

——《第二次降临》W. B. 叶芝

和许多好格言的作者一样，叶芝只说对了一半。似乎历史上有许多的事例可以证明他对人性感到忧郁的态度是正确的。但我的所有经历却表明，在我们的社会中，好人和最好的人并没有失去信念，也并非只有最坏的人才无比狂热；不幸的是，后者也没有失去一切信念。

我希望这本书会让你们同意我的理解，因为这本书讲述了与成百上千的好人以及许多最好的人一起工作的经历，我看到这些人一生都在为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而奋斗。

我认为，生活中永远存在着一种不对称的现象。错误，几乎不可避免地要由自己来承担责任，而重要的成就却很少没有别人的功劳。首先是黑兹尔和我的孩子们——苏珊、斯蒂芬和罗斯琳对我极为可贵的支持。对我来说，指出用爱、友谊和合作精神帮助我的人是不可能的。我希望所有没有特别提到的亲爱的朋友们——即工会、政界、商界、种族团体、犹太人团体、公益事业的朋友们——能理解这一点，如果他们不在这本书里，他们在我的心中。比如，我任总理期间相继在格雷厄姆·埃文斯、克里斯·科尼比尔、桑迪·霍尔韦和丹尼斯·理查森领导下为我工作的那些人就在我的心中；他们之中许多人成了我永远亲密朋友。我也要感谢保安队中的许多成员和总理府的工作人员，他们几乎也成了我家庭的一部分，这些人也在我的心中。

所有议员都深深地依赖选区的官员来履行他们作为代表的责任。我则几乎完全依靠米米·塔布里诺，当选总理后更是如此。那几年，她得到了其他忠诚的工作人员和一大群党内积极分子的帮助；不过，我要特别感谢米米，她对我一直忠心耿耿，为我的选民献身工作；我也要感谢我的选民们投票时一直给予我的支持。

然而，我必须提到的是六位朋友及其他的家人与我的永恒友谊和对我的支持，他们是：墨尔本的索尔·塞姆、彼得·雷德利克、伊斯·马吉德和伊冯娜·埃德蒙兹，悉尼的萨姆·费兹曼、约翰·桑德斯。我还要铭记已故的乔治·罗基，他是彼得·埃伯利斯爵士原来的商业合伙人。乔治就如同我的父亲，逆境中给我安慰，认为必要时又会严厉地责备我。1980年他因癌症去世后，我感到失去了很多很多。

我一直爱好运动，于此，我要感谢科尔·坎宁安，这是一个被戴蒙·阮恩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人，他30年来一直是我在赛马场、网球场、高尔夫球场和台球桌上的搭档。

1992年初，当我着手写这本书时，我知道我会忙碌一段时间。随着事情的发展，我发现，开始一项新的工作所占用的时间比我预想的要多。我要感谢我的出版商们：澳大利亚威廉·海因曼出版社多年的好友保罗·汉姆林，还有桑迪·格兰特和路易丝·阿德勒，要推迟交稿时，他们很快表示同意。我特别要感谢路易丝，她态度温和，但从未停止督促我、帮助我。

我的研究员加里·斯特奇斯一直工作勤奋，态度孜孜不倦，我对他深为感激。吉尔·桑德斯在我任总理期间一直为我工作，现在是我的助手，她一心一意地为这本书做准备工作。我真诚地感谢她对我无比珍贵的帮助，她还为我整理日记，如果没有她的工作，我永远也不可能写完这本书。在我办公室工作的盖瑞、吉尔、卡伦·谢伊一直不厌其烦地为我打印并修改书稿，他们完全胜任这项工作，也一直支持我。我还要真诚地感谢从前的工作人员：高

级顾问西蒙·鲍尔德斯顿、克雷格·埃默森博士和休·怀特，高级私人秘书彼得·哈里斯和新闻秘书格兰特·尼希尔，他们以各种方式帮助过我。

尽管我们的好友理查德·萨波并未直接帮助准备书稿，但如果不是他一直在私人事务上帮助我和黑兹尔，我永远不会有足够的时间和良好的心情来写完这本书。

最后，我要感谢布兰奇·达尔布盖德，她写的优秀传记最详尽地记述了我早年的经历。今年3月，由于交稿截止期快到了，她放下自己的书，来为我校订书稿。她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是无比可贵的。

在所有这些人的帮助下，我有幸得到了特别的机会来为澳大利亚服务，我可以泰然自若地说，我无比狂热地热爱这个国家。

## 序 言

回顾我担任总理的那段时间，我想起了80年代早期澳大利亚人的思想状态，他们的态度和种种猜测。这些观点都是几十年保守的管理造成的——除了惠特拉姆领导工党执政的那三年外。这些态度和猜测抑制了澳大利亚人的生活；如果这个民族想要在物质、知识和道德等方面得到发展，能在世界大范围内确定自己合适的位置，就必须改变这些态度和猜测。

80年代初，人们普遍认为劳资双方注定要发生矛盾和斗争。澳大利亚的农村和城市几乎属于不同的国家，而党派只是活跃在农村政治中的异己力量；富人的孩子和穷人的孩子不能平等地受到教育；富人和穷人也无法平等地享受养老金。退休金只是少数特权阶层拥有的权益。人们还认为，国内生产只是在高额关税的保护下进行的，与出口赚取外汇毫无关系；通货膨胀率比其他任何工业国家都高，这成了澳大利亚的痼疾；位于我们北面的国家，以欧洲中心论的观点被称为“远东”，而不是它们本身的名称——东亚。在我们看来，这个地区不是危机四伏的战场，就是一个风景独特的度假胜地。人们猜测，在外交事务上，我们由于听从了英国和美国的观点而放弃了自身应有的责任。然而，最不可原谅的是，我们对待土著居民的那种轻蔑降贵的态度，从某种角度看，成了合情合理的事。渗透在所有这些观点中的看法，就是认为工党只是凭借历史的误会才成为澳大利亚政府的主宰。

比这些情况更为重要的就是人们猜测，过去那段辉煌的岁月（当时世界上的人们为我们主要产品喝彩并为之付出高价）还会回

来，而且会一直持续下去，并允许我们以自己的规则进行竞争。

然而，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界上，这些态度和猜测不仅都错了，而且还非常危险。

感谢国家的巨大恩惠，到我任期结束之前，所有这些观点都不复存在了。在澳大利亚的每一个工作地点都焕发出新的精神面貌：不仅劳资纠纷下降了60%，而且在工作方式和企业谈判方面也出现巨大变革，从而使澳大利亚的生产力不断增长，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有竞争力。90年代，澳大利亚农村在介入政府运作、发展与劳工运动的政治和工会联系方面取得了建设性的进展，农村状况也比以往有了可观的改善。活到12岁以上儿童的数量增加了两倍多，没有一位儿童因为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高等教育或技术教育。我们开始向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保证，我们认可而且理解他们的特殊需要、他们和土地的关系；我们不是在内疚和悔恨的基础上，而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他们取得了和解。对于那些生活贫困、急需援助的人，我们大幅度地提高社会救济金的水平——有两个孩子的夫妇，提高了14%，有两个孩子的单亲，提高了17%，长期失业的独居者，提高了40%——这是我的政府执行的政策（在我们的前任政府管理下，则分别下降了2%，4%和19%）。我们的政府不再允许那些明显有能力供养自己的人厚颜无耻地领取养老金。在过去10年中，我国的工业品出口增长速度几乎比西方其他工业国家高出两倍，达到了与美国相当的水平。在我们执政之前，布罗肯希尔控股有限公司曾考虑停止其钢铁生产，而现在却是一个有竞争力的出口企业。

在我离任之前，通货膨胀率下降了一半多，而在我上台之前则高于11%——是经济合作组织七个主要成员国<sup>(1)</sup>平均水平的两倍。目前，这个数字下降至1%，远远不到那些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

澳大利亚越来越明显地介入亚洲事务。在1983年，我的这一



观点还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现在则成了日趋明显的现实。我们60%的产品出口到这一地区，而到我国旅游的亚洲人已占外国来访者的近50%。我们在协助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和创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从而使澳大利亚与这个世界上最富活力的地区建立了永固的联系。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以新颖的观点确立了自己的声誉。例如，我们创立的凯恩斯集团成为世界贸易谈判中的第三力量；在裁军方面，我们建立了南太平洋无核地区；我们所做的工作在印度支那问题的和平解决和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方面也得以体现。从政治角度看，整个国家情况已基本好转，这是因为左派观点在工党政府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成为主流。对外政策不再是工党的阿喀琉斯脚踵，而是参与竞选的最有力证据。

澳大利亚人在经济方面越来越成熟，深知他们所处的世界竞争异常激烈。尽管仍有少部分人厌恶外国人，持有偏见，但我们已逐步明白，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我们必须和世界其他各国合作，而不是闭关自守。

这些变化都使澳大利亚的形象得到改善，同时也使工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正是我期望带给我的国家和政党的变化。下面的故事就是关于这些变化为何发生以及如何发生的。

## 目 录

致 谢 .....	(1)
序 言 .....	(5)
第一篇 “牧师住宅之子” .....	(1)
第二篇 投身劳工运动 .....	(29)
第三篇 和解、复兴、重建 .....	(131)
第四篇 外交与经济学：澳大利亚进入工党时代…	(231)
第五篇 创造历史：工党第四任期 .....	(383)
附 录 .....	(465)
注 释 .....	(488)



第 一 篇

“牧师住宅之子”



## 第一章

“孩子，我的一生是美好的。”此时我正坐在珀斯一家私立医院母亲的病床前。母亲重病昏迷已好几个月了，显然她在世的时间已经不多。母亲虽饱受病痛折磨，但表情却依旧安详、坚毅。看着母亲的脸庞，我清楚地知道，对我前途命运影响最大的就是我的母亲。此时此刻，言语是多余的，我心里明白，我不会再看到母亲清醒过来了。我轻轻地托起母亲软弱无力的手，轻声诉说着我的感激之情。我感激母亲这么多年来对我的鼓励、关怀和教诲，感激她对我生活道路的指引和鞭策。正在此时，我惊喜地发现，母亲的眼皮微微动了一动，对我说了刚才那句話。这是母亲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

1979年7月，我母亲病逝。那年我已年近50周岁。我1929年12月9日出生在南澳大利亚的伯德镇。母亲的名字叫伊迪丝·埃米莉·李。人们一般叫她艾莉。艾莉与我父亲格兰结婚前是个乡村教师。父亲当时刚受命担任公理教会牧师，人很善良。艾莉热情奔放、做事认真、责任心强。她常常用自己的信念唤醒和影响周围人们的良心。但在她的信念当中，母亲认为教育是最重要的。母亲一贯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尽力发挥上帝赐予我们的才能和智慧。这个观点是母亲宗教信仰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我小时候对父母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我只是记得父母常常连续几个小时念书给我听。父母从来不拒绝我听故事的请求。很小的时候，我就能理解许多圣经里的故事和传说。我最喜欢的故

事是关于大卫和歌利亚的。我记得从小就喜欢听善良战胜邪恶的故事。

我也记得自己的生活中充满了爱——母亲对我的爱，我和父亲之间的父子之情。所有这些爱都是相互的。在父亲的眼里，我是个乖孩子，不会做错事。假如我不听话或者淘气，父亲就会心平气和地教育我，解释为什么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在母亲的坚持下，父亲偶尔也训斥我一番。但父亲训斥我时，我知道他比我心里更难过。父亲对我的爱反映了他性格中的博爱、仁慈和善良。我还没有见过周围有任何人能像父亲那样，总能看到别人的长处，总希望能够分担别人的困难和痛苦。

父亲是个非常讲究实际的基督徒。我年轻的时候，父亲常对我说：“对上帝的信仰必须与对人的兄弟之情相结合。”这是父亲一生的信念。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南澳大利亚农村有许多穷途潦倒，饥寒交迫的人。他们几乎每天从我家的大门前经过。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是空着手离开我家的。他们从我家得到了食物、衣物和其他帮助。

我早期的生活经历使我形成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家庭观念。我当时并未意识到这点。这种家庭观念支配、影响了我的一生。这并不仅仅是由于父母将我们家变成了穷人的天堂。除此之外，我能时时感觉到有一种情感在心中激发。这是一种爱的情感，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之情。这种爱和相互依存感超过了亲情和家庭界限。人类所有的人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

家庭这种爱的氛围给我带来安全感和信心，但无疑也纵容了我心态的不成熟。我肯定，这种幼稚行为有时会令人不快。当时一般家庭教育子女的态度和方法是，孩子应该受到大人的细心照顾，但孩子不能乱发表自己的看法。父母是不赞成这种教育方法的。他们总是鼓励我独立思考，提问和发表自己的意见。我3岁的时候，为了使一位因病不能去教堂的老妇人心情舒畅，我为她

做圣事。我非常高兴能够为她做点儿事。我站在椅子上，为她祈祷。我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否增强了她的信念。但人们后来告诉我，她的精神得到了恢复。在政治生活中，动人心弦的演讲往往是仕途成功的前奏。

由于我哥哥尼尔的去世，父母对我的爱 and 情变得更复杂深沉了。哥哥比我大9岁。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机会发展兄弟之情。我4岁之前，哥哥就被送到阿德莱德国王学院当了住宿生。母亲这样做是希望能为子女提供最好的教育环境。尼尔在学习上出类拔萃、成绩超群。父母、尼尔本人都为此感到自豪。除了学习上拔尖，尼尔还是个优秀的运动员，尤其擅长游泳和自行车运动。

1939年夏天，澳大利亚发生了损失惨重的森林火灾。那一年对我家也是个悲剧年代。艾莉的母亲于2月18日去世。在外祖母的葬礼上，尼尔的病容令父母吃惊。实际上，那时他已患上早期脑膜炎。当时澳大利亚还没有抗生素供应。尼尔是在与疾病做毫无希望的抗争。父母日日夜夜守在尼尔的床边，为他祈祷，身心极为疲惫。2月17日，尼尔病逝了。

哥哥的病逝改变了我们全家。父母把他们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父母将以前对尼尔的爱和期望转移给了我。尼尔曾是我母亲眼中的宝贝，而父亲最宠我。母亲充满爱心，希望我们生活的世界更美好。现在，她把爱心和美好愿望全都寄托在我身上了。与此同时，父亲自己忍受着失去儿子的痛苦，还分担着母亲的悲伤。我记得父亲希望我能更爱母亲，帮助她减轻痛苦和悲伤。

到了1939年年底，为了减轻家庭痛苦，父亲应邀到西澳大利亚利德维尔公理教会担任牧师。我极力支持父亲接受此职。不为别的，只为我能够乘火车做横跨澳洲大陆的旅游。我承认，我为此感到兴奋不已。这样的旅行对我似乎是个难以想象的冒险经历。父母和我本人从未后悔来到西澳。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我深爱

着珀斯这个城市。当然我也忘不了澳大利亚最可爱的城市——悉尼。我们很快发现，在整个澳洲大陆，西澳人的性情最和善。西澳有着先进的教育制度。我从中受益匪浅。更重要的是，我未来的女朋友黑兹尔就住在西澳。



## 第二章

我们到达西澳不久，战争就爆发了。我们在利德维尔没有呆多长时间，父亲就应征入伍，在澳大利亚皇家部队当了一名军中牧师。这一段的生活既让我兴奋激动，也使我痛苦。我把父亲不仅当作父亲，也看成是最好的朋友。我记得我常骑坐在家中的栅栏上，渴望地等待着父亲休假归来。

父亲入伍那年，母亲也开始对我进行新一阶段的教育。母亲希望我能到私立学校上学，父亲也支持这个想法。但我坚决不愿意到私立学校去读书。对我顽固不从的态度，父母也无可奈何。珀斯中学在西澳教学质量最高。任何人要想进入这所著名学校学习，需通过每年年底举行的全澳入学考试。这个考试竞争十分激烈。学校只录取考试成绩前100名的考生入校学习。考试成绩前50名者能获得学校颁发的奖学金。

母亲决心让她的儿子成为奖学金得主，入该校就读。此前，无论是在南澳，还是在利德维尔上学期间，我的学习成绩总是出类拔萃的。我学习起来也很轻松。但这次，母亲要来安排我的一切。

我未曾体验过别人为我作主的经历。母亲认为，这一次考试对我的前途非同寻常。它不仅仅是个普通的考试，这次考试的结果将影响我今后一生的事业。母亲总是向我灌输这种想法。像许许多多具有坚定信念的好人一样，母亲的话也不无道理。我们严格按照预定的学习日程准备考试。母亲既在学业上帮助我，也在纪律上管教我。当我最终获得奖学金时，我为自己感到自豪，同时也为母亲高兴。我深深感激母亲对我的爱护和支持。此时此刻，我